

尚桥五七干校往事

□俞赞江

许多人选择把某段历史深藏,不去回想,宁愿遗忘,也无意让后代知道。比如我母亲,她对父亲在五七干校的事情就不提及,这让我无法从容而完整地叙写那段往事。

1971年夏天,镇上车站,天闷得像蒸笼,母亲与我躲在一棵柳树下等车,柳叶上粘满褐色的尘土,一只知了藏在脏兮兮的柳梢上,正声嘶力竭地叫嚷着。我们要去尚桥五七干校探望父亲。尚桥有多远,年幼的我肯定不知道,反正从镇上出发,先坐车到县城,再步行很长很长一段路。

车站边上有三条马路,一条通宁波,一条通县城,还有一条通溪口,这三条路呈三角形,恰好把镇上车站围在里面。虽是停靠站,却又是枢纽站,过往的班车特别多。等客车来是极其兴奋的事,何况是第一次去传说中的五七干校见父亲。由于兴奋导致紧张,因紧张,我一次次跑到半人高的尿槽边,艰难地踮起脚尖……

县城车站地处今天南山路与惠政路交叉口的农行位置,出入口两侧栽着修剪齐整的冬青树,像在夹道欢迎每一辆进出的班车。出站往东,要跨过一段比机耕路宽两倍的沙石路(今天的惠政路步行街),路两边种着金色的水稻。到新落成不久的工农兵电影院门口,便进入仰慕已久的大桥街。那会儿,街两边墙上贴满了花里胡哨的大字报,很吸引眼球。一队食品厂工人举着纸旗,喊着革命口号,浩浩荡荡地游行过来。我正好奇地打量着这些穿灰色背带裤的工人,母亲一把抓过我的手臂,快速离开。

出大桥街,向东,沿沙石路,过舒家。继续向东,走西坞方向,前方仍然望不到头。到王家汇村时,道路忽然往南折,一条黄色大道直通前方烟尘弥漫的尚桥。这时,太阳火辣辣地罩

下来,我又累又渴,几乎迈不动脚步,母亲在前面火急火燎地催,说父亲也许在路口等坏了。

我许久没见父亲了。几年前,这位抗美援朝的老兵,被扣上“大特务”“反革命”帽子后,一直处于被批斗状态。父亲这副军人的腰板,自从遭受一次次屈辱的打击后,变得不再挺拔。后来,父亲去了尚桥五七干校,我在养娘家就很少知道父亲的事了,大人们也轻易不肯说,母亲更是守口如瓶。

我记不清是怎么走完这段漫长路程的,见到父亲的一刹那,我完全忘却了疲劳。那年他才44岁,比我想象中要苍老,岁月已无情地侵蚀了他曾经英俊的外表,我们不禁唏嘘。

那时,尚桥茶场刚组建,四周还没有开辟出广袤的茶园。干校宿舍的几排矮平房被一片密密匝匝的梨树林环绕着,每一株梨树上都挂满黄澄澄的大梨头。

那个溽热的夜晚,月光如水,我们在宿舍门口纳凉,一条小溪贴着墙蜿蜒地流过,细腻的水声似梦呓一般;对面是黑黢黢的大山,显得宁静而神秘;桌上堆满蜜甜的黄花梨,我们吃得汁水四溢。父亲摇着蒲扇,给我们讲怎样种梨头,讲奇闻趣事。他还说这山上藏有老虎,有人看到过。我立马感到惊悚,心里替干校的人捏把汗。然而父亲很淡定,丝毫没有惧怕的神色。从此,尚桥山上有老虎的惊悚传说始终萦绕在我脑海里。

那晚,父亲将五七干校的美好和诗意全呈现给我们,却将无数个白天里劳动的艰辛和政治斗争的残酷都默默地隐忍了。

我那时压根不理解五七干校是啥学校,许多年后才知道,五七干校得名于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也就是他在1966年5月7日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后写给林彪的信。1968年5月7日,“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时,黑龙江柳河第一

所五七干校诞生,随之,全国闻风而动,成千上万的党政干部、学者专家、文艺工作者被下放到各地的五七干校。

当时的奉化县革委会即把尚桥茶场作为五七干校校址,组织各地250多名干部赴干校,边劳动,边搞“斗、批、改”。奉化近年编的党史资料很简略,仅记载这么几句:五七干校由一名“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成员负责,机关干部被组成“战斗队”,在一个大房间用稻草搭地铺睡觉,半天学习毛主席著作,半天劳动。同时,监督被打倒的县领导张照田、王以丰等人去放牛。干校经常召开批判会、答辩会,业余时间主要学唱样板戏和革命歌曲。

这些粗线条的记录,显然无法还原当时的真实场景。其实,茶场和五七干校虽在同一处,却分属两个不同的区域,茶场在东,干校在西,彼此以一条道路和一片竹林为界线。

茶场86岁的陈老伯耳闻目睹当年的干校情况,他说,来干校“思想改造”的干部白天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有制砖拉坯的,有砌墙造房的,有养瓜果蔬菜的,有种小麦粮食的……总之,什么样的劳动内容都有。每到下雨天和晚上,就是无休止的学习,学什么?学毛主席著作。报纸不能自己阅读,要坐在一起念。干校“再造新人”的主要手段,是开展政治运动。劳动虽艰苦,但和政治运动比较起来,都是陪衬了。来干校的人多多少少有些问题,必须坦白交代,必须互相检举。有的人不愿检举别人,想做老好人,也被严肃批判。干校始终处于批判斗争的气氛中。

陈老伯记忆力惊人,谈吐自如,如今仍住在当年茶场的老房子。他告诉我,干校建立初期,气氛相当压抑,有的人禁受不住政治高压,上吊自杀了;有的人身心长时期被摧残,精神失常;有的人患重病了,也不准回家见亲人。当时来干校“改造”的南下干部可不少。但一年后,

情况有所改观,根据各人实际,有的允许定期回家,有的半年或一年回一次家。

父亲被允许定期回家,大概是两星期一次。每逢父亲回家的那个周末,我们总会按捺不住跑到镇上的马路,伸长脖子往县城方向张望,看父亲风尘仆仆骑着那辆引以为傲的28寸“凤凰”,从遥远的尚桥归来。只要父亲回到家,桌上的饭菜包准丰盛,母亲责骂声包准收敛,而且她会面漾笑容,说话和气。

这是我们家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梦寐以求的幸福节日。

尚桥五七干校后期,政治环境逐渐宽松。县里把三级干部会议也放在五七干校,放在干部劳动和学习的第一线,因为那时还没有政府的招待所。此外,县里的妇女主任会议、团支部书记会议等也放在干校举行。干校的操场还隔三差五放映16毫米电影,让茶场和尚桥村周边的百姓享受文化大餐。

干校的性质和任务在悄悄演变。

1972年后,五七干校被撤销,改为奉化五七工农兵学校,父亲留下来担任一名普通教师,学校从尚桥迁往尚田。后来,又改名为奉化五七大学,不久,迁移到了县城的后方那个位置。再后来,改为奉化师范学校。

1978年,历经磨难的父亲迎来了人生的春天,组织上为他彻底平反,落实政策,恢复职务和党籍。

2017年春,近半个世纪后,我再度来到这个曾经燃烧过“斗批改”激情的干校农场,寻找过往一代人当年留下的印记。那见证岁月沧桑的几排砖瓦平房依旧兀立着,屋旁那条孤独的小溪仍然在不知疲倦地流淌,而路两侧的法国梧桐胸径比从前更壮硕。南面的山地,现在有一条通往南方的高铁潇洒地穿越而过,旁边是一座造型优雅的火车站,以及连接火车站的一条平滑流畅的柏油路。

再南面是那座传说中有老虎的雨施山峰,唯独它青春不老。

让石头开成一朵花——郑福海的雕塑情结



孙中山坐像

□王玮

第一次遇见郑福海老师是1987年,那年的冬天特别寒冷,奉城下了好几场雪,中山公园银装素裹,我和单位的几个年轻人在中正图书馆附属用房的院子里开心地堆雪人。突然大门被推开,走进一位中年男子,看到我们堆的雪人,二话不说拿起铲子,三下五除二,嘿!真神了,我们的雪人好像活了,后来才知道他是文化馆的一位摄影师,叫郑福海。

中山公园内民国建筑丰富,总理纪念堂(原名为中山纪念馆)是其中一处,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去世于1925年动工,1928建成,据调查是国内最早的“中山堂”,具有特殊的文化含义。2016年11月12日,正值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区文保所将总理纪念堂改造成为宪法主题馆。经过修葺和陈列布展后的总理纪念馆,增添了普法功能。宪法主题馆最引人注目的,是位于中堂正中的孙中山坐像。这尊塑像为汉白玉色,造型与南京中山陵孙中山塑像一样。先生端坐在椅子上,着长袍马褂,膝上横展治国雄文,头正颈直,双目微微下视。作品结构严谨,线条简洁,主次分明,繁简适当。塑像的形体稳重而沉实,很好地展现了伟人内心的力量。

塑像的创作者就是曾经帮我们做雪人,人称“法海和尚”的区文化馆退休干部郑福海。区文保所在计划给宪法主题馆安放一尊孙中山塑像的时候,获悉郑福海曾参加过奉化弥勒大佛设计大赛,雕塑功底深厚,便登门拜访,讲明来意。郑福海虽已年过古稀,但身板健朗,耳聪目明。他很爽快地答应了,随即多次主动与文保所商讨雕像的方案。为了求得最好效果,郑福海还特地跑到南京中山陵,多角度拍摄了照片作为参考依据。

对雕塑师来说,塑名人像最难,尤其是著名人物,因为观众可以从多方面获取信息与塑像进行比对。而总理纪念馆内又挂满了孙中山先生不同时期的照片,应该说郑福海的创作压力很大。

怀着对伟人的无比崇敬和高度的责任感,郑福海搜集了孙中山各个时期的不同照片,从人物成长的深层次去了解,并多角度观看拍摄资料,对已有的名家雕塑作品的造型意图和细节处处理作仔细揣摩,琢磨塑像可以改进和提高的地方。他知道,只有投入情感,雕塑技艺才能发挥到极致。回想当年因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西方列强的凶恶贪婪,曾使孙中山焦虑幽愤;面对国家的积贫积弱和山河破碎,曾让孙中山以天下为己任。郑福海把伟人这种博大的思想情怀,很好地展现在孙中山的面部上,尤其是那双眼睛,将那充满忧国忧民情怀的眼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参观者面对塑像驻足仰望时,都被塑像的庄严肃穆而震撼,仿佛听到当年“驱除鞑虏、振兴中华”的呼喊。一位文化界老领导评说,见过许多孙中山塑像,唯奉化这尊,最有思想性和艺术性。

其实郑福海的雕塑作品,不止这一件。早在1999年建国50周年之际,他的“一代伟人”邓小平胸像雕塑,就曾在浙江省美术作品展览上展出。中山公园的布袋和尚云游塑像,是他多年前献给家乡的礼物。在奉化图书馆的巴人纪念馆入口正中,被奉化人引为自豪的文化名人巴人半身像,也是郑福海的精心之作,并得到了巴人后代的认可。巴人那富有特性的宽额和微凹眼窝,都在塑像中得到充分展现。今年4月,郑福海接手的中国山水诗鼻祖谢灵运的立像,已进入后期处理,不久将放置在大堰镇谢山山村,为奉化一方山水添加诗意,迎接更多的文人墨客前往。明末清初史学家万斯同的立像造型,已完成泥塑工序,等待翻模浇筑。万斯同以布衣身份编修《明史》十七载,不食朝廷俸禄,呕心沥血留下巨著。塑像完成后,将安放在莼湖万斯同纪念馆内,供市民和学者拜谒。

郑福海从未进过美院学习,他的绘画和雕塑才能来自于从小爱好。郑福海青年时代恰逢文化大革命,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人武部的外墙上画墙体宣传画,被文化馆领导发现后招纳进单位作为临时工使用。由于那个年代宣传画、宣传口号到处写、到处画,给了郑福海不断学习提高的机会和施展才能的舞台。没学过解剖学的他,非常幸运地获得了一本朋友赠送的精装本《解剖学》,他如获至宝,认真习读、细细领会,把人体解剖的要领熟记在心,为他以后创作雕塑作品奠定了基础。

有位雕刻大师说:有的人生来不是一朵花,而是一块笨拙的石头,但只要他有一颗开花的心,只要他肯付出时间、精力和心血去雕刻自己、打磨自己,最终也能让自己开成一朵花。郑福海就是那个让自己开花的人。

雪窦山

文艺季刊

2017年夏季刊要目

小说天地

你不只是你自己……虞燕

松明摇曳的夜晚……沈潇潇

最好的时光(外八题)……蒋静波

什么事都会发生……杨洁波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陈峰

散文长廊

情怀

回忆我的军医生涯……王明臬

清明时节……洪珏慧

周日,爬山去……舒小波

花儿的感动……童优佩

印象

似是故人来(外一篇)……南慕容

夏天刚刚开始……陈旭波

牡丹一般的男人……李毕辉

狗 缘……谢友建

行吟

杭城五月风……俞赞江

丹山赤水情……王林军

景宁山水……朱敏波

新诗时空

和爱人一起走过村路田埂…原杰

静夜若瓷(组诗)……林杰荣

提 醒(组诗)……曾谔安

评论书屋

与生活为邻……陈峰

痛苦与救赎……俞悦

诗意的灵魂……洪珏慧

默默此情全……舒小波

那些年,青春正当时……王淑贞

名家看奉化

陆春祥 葛一敏 胡弦 谷 禾

余静如 草 白

主办单位:奉化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地址:奉化区南山路53号

邮编:315500

投稿邮箱:xuedoushan@126.com

电话:0574-88502656



再忆江南

高大庆 摄

石门多桥

□毛朝晖

石门村,顾名思义乃村多石也,先人就地取材,采用溪中岩石铺路造桥,走进石门村好似走进一座“浙东石桥博物馆”。村里不但桥的数量众多,而且桥的形状和桥的制造工艺更是精美绝伦,让人叹为观止,让我细细道来。

离村口3里处首先是迎宾狮凤桥。溪的左边为狮子山,右边为凤凰山,村史记载狮凤把关村口风水极佳,桥名即以这2座山为名号称狮凤桥。该桥为进村第一桥,结构为单孔石拱桥,横跨石门溪两岸,桥面朴实无华,全用溪坑细小卵石铺就。整个跨度近20米,宽度大约6米,桥的拱背只用少许人工打造石块砌成。据说,此桥为石门村始祖毛旭太公带领村民历时100多天才建成,虽历经岁月800余年,仍保存完整,可见当时石匠工艺之精巧。

第2座名为泥桥。此桥虽取名叫泥桥,实则为乱石砌成的单孔石拱桥,跨度为10余米,宽度约4米。桥面只单薄铺一层乱石块,经考查也有600

余年历史。现整个桥身被野藤缠得满满的,远远望去好似一座藤桥,景色十分别致。

游人站在桥上能欣赏到桥下游鱼碎石。曾有人赋诗曰:几叠青山一曲流,绿杨荫里更清幽,泥桥小立风光好,停看鱼儿逐波游。

第3座为石门村口的梯云桥,又叫五洞桥或五连桥,根据考证为清代中晚期历时100多年经5次修造。桥面已浇上水泥,人走在上面丝毫感觉不到古桥的点滴奇特,然而走到桥拱下,能看到无数的鹅卵石有序地排列,不同年份建造的5座桥梁亲密无间地相连。其朴实的风格、原始的用料、精致的构造,让游人拍手叫绝。梯云五连桥高6.7米,长16米,宽为22米,桥面已形成300多平方米的一个小广场,号称中国最宽的石桥广场。现历经300余年风雨沧桑,依旧纹丝不动。石门村先人曾经在桥上修有桥棚,在桥上作“跳林壑之胜”,鹅卵石古桥将石门先人的智慧、勤劳与林壑之美融为一体。